

1-1-2016

身教

Chun Kok WO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

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黃津珽 (2016)。身教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 50。檢自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50/iss1/14/>。

This 文章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身教

黃津珏

俗稱「棚仔」的深水埗欽州街布市場即將被強行清拆，有不少布販礙於拙劣的小販政策，經營超過四十年依然不獲發牌，因此政府能繞過安置賠償等等問題把他們逼走。布販為抗爭奔波，希望更多市民關注，要求棚仔不遷不拆。在幫忙策劃《棚仔花生騷》時有幸聽到大量棚仔威水史，真的一疋布咁長：除了設計界學生外，時裝設計師、cosplayer、少數族裔等等都喜歡來這裏買布造衫，據說電影《一代宗師》戲服材料也出自棚仔。學生形容這裏是「布藝圖書館」，最貼切不過。

《棚仔花生騷》邀來一班義士，為撐棚仔走在一起，以貓步抗爭，在深水埗街頭辦了次很夢幻的表演。其中一位參與設計師是本地時裝品牌 Daydream Nation 的創辦人 Kay。踏入第十個年頭，在事業高峰期竟然狠下心腸結業離港進修，棚仔作品可算是走前的最後一擊。Kay 說，fast fashion 滿足了普通人無窮盡的慾望，在香港人每日丟棄三百零五噸衣物的時代，反問人是否需要這麼多衣服，自己是否在幫忙製造垃圾。於是乾脆結束自己的品牌，跑到哥本哈根鑽研舊衣 upcycling 的設計，定下回來「大搞」有社會性又有型的 slow fashion 計劃。

作為結他手，最早期留意到的所謂 fashion icon 就是 Kurt Cobain 與他的經典紅黑間條毛衣，還有 AC/DC 裏頭著西裝短褲的 Angus Young。後來知道 Cobain 的毛衣只是歌迷送贈的普通毛衣，Young 只是覺得年輕時穿校服演出好玩而已；是他們本身的才華，使穿的都變得不平凡。長大後迷上 Pink Floyd，情況更糟，David Gilmour 與 Roger Waters 等人整年都是穿一件甚麼也沒有的黑 tee，或許就是這些原因使筆者對時裝的理解接近零。第一次到棚仔也是無關時裝，是十多年前與朋友一起前往買布造窗簾，因為 band 房多很窗，布不但要便宜，而且要厚，我們夜行，倒過來睡，所以遮光很重要，日間房間要黑才行。筆者懷疑 band 友愛穿

黑，也是因為夜行，認識的幾乎清一色都是愛穿黑 band tee 的朋友，只是上面寫著不同樂隊名稱而已。我們就憑胸膛上的字，呈現品味。嘩你也喜歡聽 Opeth？你這個是 Ego-Wrappin’ 日本巡演的限定 tee 吧？全年穿 band tee 的優點，是樓盤推銷員不會打你主意，能好好走路；與及反國教的時候，能輕鬆響應天天穿黑的集會 dress code。

在工業區成長，讓大家經驗到一套另類的消費模式。除了必定購買朋友樂團的 band tee 以示支持外，不少人都喜歡自己作絲綢印刷，甚至自己造衫。街頭藝術團體 Start From Zero 每年開倉，我們作為鄰居都可以用成本價優先選購，褲與比較耐寒的衣物都有，冬天便不成問題。又有這麼一次，在牛頭角工業區的非法棄置垃圾熱點，出現了大量二手衣服。附近一班朋友喜歡在這裏找傢俱、木材、布料，梳化是多到拾不完的熱門貨，偶然還會出現一些電視、鋼琴等等，尤其在農曆新年前，或附近剛有展覽結束。朋友懷疑這些二手衣服來自歐美，可能是某接收捐贈衣物的機構需要清倉，拿在手上還是有剛剛洗淨的味道質感。晚上的工業區冷清，我們就在那裏尋寶、試穿、言笑。後來工廈保安、屋村街坊也留意到這個寶藏，再在半夜出現二手衣服時，已經多了街坊在挑選。

反消費是當代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，日本左翼作家在《脫資本主義宣言》內探討全球化經濟災害時有不少議題直接或間接地與時裝文化有關：價低者得的全球化血汗工廠、大量栽培原材料導致的生態危機、國際時裝企業的品牌侵略、壓縮消費週期的推銷策略，以及上而下的潮流美學建築等等，都指向一個不平等、不可持續的世界觀。二零零八年文化研究學者 Sam Binkley 與 Jo Littler 為此合編了《文化研究與反消費主義》（Cultural Studies & Anti-Consumerism），他們認為雖然早期文化研究偏重於女性、青少年、工人階級與弱勢族群的分析，但時至今日反消費主義仍未能成為其中主要反抗思想，可能是為了避免回到早期法蘭克福學派過

於藐視大眾文化的文化精英觀念。但作者認為，今天反消費已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潮流，思考反消費的意義，在於運用更多批判的框架，使我們明白消費與權力的關係：明白消費文化塑造享樂、地位與權力之間的複雜性，還有它於社會不平等、損毀生態與文化危害當中擔當怎樣的角⾊。筆者還隱隱覺得，（尤其是香港）部分學者難與反消費主義並行，或許是因為他們都花得起，自視為精英階級。理工大學社會系教授潘毅，在訪問中有力地說自己「無法站在高處看別人的痛苦」，也是對同工的一個重要提醒。

衣服作為隨身物，很容易成為隨身教材。筆者近年在機緣巧合下成為漂流教師——即是大專院校聘用的合約講師，因此有不少機會接觸年輕人。只要有機會，總會說說為何會穿拖鞋上課，為甚麼不用智能電話，為甚麼西裝是霸權，如何在朋友圈中分享二手衣物等等。除了基本上仍然相信學術界穿得「越 hea 越有料」的迷思外，這種「身教」意識大概來自馬國明老師的課：坦白講，課堂內容大部分忘掉，就是記得有段時間，馬老師總是會帶上一個黑色 Hello Kitty（或是米奇老鼠之類）書包上課。物輕，物的符號與權力關係不輕，文化研究提供批判甚至顛覆性的理論，但又有幾人擁有把身體作為顛覆場域的智慧與勇氣？至於為何知名學者會用少女物品，你話呢？